



群众文艺创作丛书

# 拼过刺刀的弟兄

馬国昌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 拚过刺刀的弟兄

馬国昌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

737×1092 耗 $\frac{1}{32}$ 开·1 $\frac{3}{4}$ 印张·33,000字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统一书号: T10106·212

## 一、在輪船上遇到的大尉

去年五月四日，因為要參加空軍部隊的一個會議，我從武漢關輪渡碼頭上過江到武昌去。早晨，我在長江大堤上走着，柔和的春風從江面吹來，吹得人格外覺得清新爽快。高大的武漢關，鐘樓里象鋼琴一樣“咚一噹”“咚一噹”的剛剛響過了六點，太陽出來了。在燦爛柔和的陽光里，趕着上班、上學的工人和孩子們個個滿面紅光，江里載滿旅客的巨輪，叫起了“鳴一鳴”的汽笛，告別着武漢，迎着早霞駛向上海去了。江心高大的白帆，正通過宏偉的長江大橋工地。在那蛇山頂上，片片的白雲層里，飛出了四架噴氣式飛機，那是我們祖國自己製造的飛機呀！它們多象一群矯捷的海燕，一會兒鑽入層層的雲海，一會兒又打個跟斗，下滑盤旋，飛的那樣輕巧俏皮，逗着人愛。

這是多么美麗的早晨，多么美好的生活呵！這在我們經歷了長期的革命戰爭的軍人來說，格外覺得親切、甜蜜、激動。多少年來，我們帶着人民的希望，忍寒挨餓，在槍林彈雨中與敵人進行着殘酷的生死鬥爭，多少個戰友無畏的犧牲，多少個戰友，經過戰爭的捶煉，懂得了誰是自己的階級的弟兄，懂得了我們有着美好的未來，而這美好的未來，目前已

經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我低着头走着，想着；想着，走着，不知不觉的到了輪渡碼頭，急忙的买了張票，登上了輪船，为了看的远些，我爬上二层仓楼。过江的人很多，有工人，有学生、店員、軍人，还有老太太、小孩子，到处挤的滿滿的，沒留下一个座位，我只好用手抓住栏杆站着，同船的人們，有的风趣的談着笑話，有的指手划脚的看長江大桥。

船开了，无意之中，我发现坐在我对面有一个軍官在不住的看我，我不認識他，一下也不好說話，就沒有理会他。等我又回过臉看他时，这个軍官还在端詳着我，他究竟是誰呢？我也向他打量起来：这个軍官，个子高大魁梧，穿一身嶄新的綠色軍服，鑲着紅边的金色尉官肩章上，嵌着四顆閃亮的銀星，从他的領章勤务符号上，可以看出他是在装甲兵部队工作的大尉軍官，他濃眉大眼，厚嘴大唇，棕紅色的臉上发着健壮朴实的光亮，好象我在哪里見過他？但又想不起来。

大尉見我看他，笑了，就在那一剎間，他好象肯定了什么。跑了过来，“啪嗒”行了个軍礼，粗壮的大手热呼呼的抓住了我的胳膊。

“你是郭政委吧！”

“郭政委！”那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在西北战场上，在第一野战軍一个野战医院工作时的职务，他怎么知道？我很納悶，急忙問他：“你叫……”

“你忘了嗎？我叫李光華。”他想了想，又很兴奋的說：“已經有九年……不，已經整整有十年不見了，你看時間过的

多快，来，郭政委，坐这边。”他一面說，一面把我讓在他的位子上，我們并着肩，拉着手，坐在一起，亲切的談了起来。

他說了很多話，我却滿口“嗯嗯！对，对！”的答应着，可是我心里还一直在奇怪，李光华是誰呢？我真生气自己的脑子一下子怎么变得这么坏，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

大尉見我专心的听着他的講話，还滿以为我都清楚了，談的更起勁了：“你沒忘記陈多子吧！他現在还和我在一块哩！他的老婆也从四川接来了，是个很不錯的女人……。我和陈多子都在坦克部队里工作，我們現在到广州去接新兵，他已經在两天前先走了。”

我还是模模糊糊的抓不到个头脑，大尉又忙着从軍衣口袋的皮夹里，取出一張两人合影的照片，“郭政委，这就是我俩过去的合影，送給老首长吧！”

船上的人，見我們两个軍人談的这样亲热，又見拿出了相片，都挤过来又听又看，挤得我俩又悶又热，大尉出了满头大汗，順手把軍帽摘了下来，我忽然看到他的左額角上有着一块蚕形的大伤疤，这块大伤疤，我好象特別熟悉，又看了这张过去的照片，使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全都想起来了。我高兴的簡直忘記自己是穿着制服的軍人，竟得意忘形的喊叫起来，用力的拍着李光华的肩膀。

輪船靠岸了，我帮助李光华大尉提着行李，送他到岸上的汽車站去。临別时我告訴他：我現在在空軍部队里工作，讓他記下了我的住址，并再三囑咐，从广州回来时，無論如何要他和陈多子到我家里来一趟，就說我很想他。

李光华大尉高兴的走了，我两眼不停的盯着照片，十年

前的今天发生的事情，一齐涌向心来。

## 二、半夜送来的急信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我們的野战医院，按照彭德怀副司令的命令，住在离蒋胡匪军蟠龙据点仅有四十里的一个叫康家岔的小山沟里。

夜里，天阴沉沉的打着闪电，山沟里一片漆黑，伸手不見掌，冷风吹得山谷里的深林“嗖嗖”发响，这里山高林密，现在虽已是春末夏初，晚上穿着皮衣棉袄，还是觉得有些寒意。在高山的那边，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不断的送来沉重的炮声，和急促的机关枪声，蟠龙前线正激烈的进行着厮杀。

院长侯贵山老汉，领着我和医务主任周大姐，还有十多个医务人员，警卫战士，沿着山间的石头小路，爬过了三个小山头，走了三十多个小村子。去检查我们医院各所、各连、各个治疗小组，已经找了多间窑洞，可以按插多少个伤员，吃的，住的，医生、护士、炊事人员，是否够用。准备着马上接收大批伤员。

我们一个村，一个村的查看着。

在归来的路上，天那么黑，我们年轻小伙子，走起路来，都打着火把，手牵着手，走一步摸一步的。可是我们的侯院长，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头发都已灰白，走起路来两腿还是硬壮壮的领着头往前跑，哪个地方是悬崖狭路，哪个地方有棵大树，哪个地方有分岔的小路，他都一清二楚，下山时，路又陡又滑，老院长领头走，我们都担心把老人家滑到沟里去。

“院长！天这么黑，可要小心呀！”大伙每当这样喊起的时候，老院长总是毫不在意的说：“孩子，这条路我闭着眼也能走呀！”

的确，我们该是他的孩子，他是我们革命的老前辈。老院长是本地的老共产党员，还在一九三五年刘志丹在陕北苏区闹革命时，他就是安塞县的苏维埃主席，当年他领导着穷人们打土豪分田地，成立了赤卫军，和白军满山遍野的打游击，渴了喝口泉水，饿了烧块洋芋，东山出，西山进，神出鬼没的打白军，方圆百十里，对他打白军的传说可多哩。这几年他年纪大了，党说他有了功劳叫他休息，他死也不肯，他又在县政府里当起民政科长来。蒋匪占领延安以后，延安的西北医专组成这个野战医院，党认为侯老汉在这一带最有名望，就派他到部队上当了院长，这方圆百里的地方，那个老乡见了老侯，大人孩子没有一个人给他叫什么“科长”“院长”的，都还是叫他的老称号：“侯主席”，有什么事，只要侯主席向老乡们一言传，什么都好办。他象老爸爸一样的跟在我们的身边，使我们干什么都有了胆量，有了干劲。

我们从各村检查回来，已经是半夜12点了。实在跑的太疲劳了，我们回到院部住的窑洞里，爬到炕上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有多少时候，突然有人打的门子拍拍的响，外面有战马在嘶叫。发生了什么事情？

侯院长用力把我推醒：“郭政委，有情况！”我睁眼一看，同窑住的几十个男同志，还有套窑里住的周大姐早已机智的站在窑边，侯院长的手枪已张开了机头，手榴弹拉出了弦，

人們準備着可能發生的事故——因為這裡離前綫太近了，敵人偷襲醫院是常有的事。

“開門，開門！”打門人用力的喊着。

“干什麼的？”我們齊齊追問。

“送信的。”隨後又有人在外邊說：“侯院長，開門吧！是野司衛生部來的。”這聲音一聽就知道是我們站崗的警衛人員，人們才放了心。從門縫里望去：是一個穿着雨衣的年輕士兵，手里拉着一匹戰馬。

門開了，送信的士兵，走進窰來，脫下雨衣、帽子，臉上滴着汗珠，頭髮也濕了，侯院長叫他在炕上坐下，我給他倒了一碗熱開水。

年輕的通訊員，從挎包里取出一件沉甸甸的信件，問道：“那位是侯院長？”

侯院長伸手去接信件，通訊員見他那瘦老的臉上留着灰白的八字胡，手里拿個羊腿煙袋，戴着個舊軍帽，穿着身老羊皮祆，還以為是房東老鄉，已經伸出交信的手又馬上縮了回去，和氣的說：“老大爺，不是給你的，是給院長看的！”

我們大家都笑了，周大姐在一旁插了嘴，“小鬼！你還不知道吧！他就是我們的侯院長。”

通訊員聽說後，奇怪的笑了，把信遞給了老院長，老院長眼又花，識字又不太多，順手把菜油燈端過來說：“政委！你給咱們念念！”

我一看，上面寫的正是久盼的戰鬥消息，大家又圍起來等着聽，我就大聲朗讀起來：



侯院长、郭政委、周主任：

自我軍把蔣胡匪軍，董釗、劉戡所帶的九個半旅，十餘萬主力引入綏德米脂以後，我軍在彭總直接指揮下，埋伏於胡匪重要的交通補給據點蟠龍，經過三天激烈的攻堅戰鬥，已取得偉大的勝利，敵 167 旅及陝北保安五、六縱隊全部被我復滅，並活捉旅長李昆崗等七千餘人，繳獲槍枝，彈藥、被服、洋面甚多。

這次戰鬥，估計我方傷員有 600 餘人，敵人傷員 1000 人左右，彭總面示：要我們全部收容治療，故決定你院即刻做好收容 800 傷員之準備（你院原有羊馬河、青花砭戰鬥之 100 名傷員不在數內）並要求你們提高警惕，防備綏米之敵返回增援報復，時刻準備隨軍行動。

總部準備在真武洞召開軍民祝捷大會，會上並有中央周恩來副主席講話，你院可派代表數人參加，另外，見信後速派人來領戰利品：白面 850 袋，軍衣 1200 套，被子 800 床。

祝你們工作順利！

此致

布禮

一野衛生部長 靳來川

五月五日夜。

沒有等我把信念完，人們就高興的七嘴八舌的嚷叫了起來，僻靜的山溝里一下子變的那麼熱鬧，有的說：“打的好，干的痛快！”有的說：“咱們的彭老總就是行！”“敵人進了延安真是鑽進我們的迷魂陣啦！”“這一下，叫胡宗南再去鬧情緒去吧！”這一吵嚷不要緊，醫生、護士、房東老大爺、婆娘、孩子、連已睡熟了的輕傷員也拄着拐杖跑來啦，把里窩外窩圍了個風

雨不透，护士姑娘们乐的唱起了歌子，小伙子们敲着铜脸盆扭起秧歌来，就是连我们老院长也手舞足蹈的唱起陕北道情来。这一夜呀，谁都睡不着了。人们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中。

医务主任周大姐忙着找来各科主任、医生，研究伤员的分配和治疗计划，打算把轻伤员安置在外村，重伤员集中在院部，便于进行手术和治疗，伙房里烧起了灶火，炊事员开始杀猪弄菜，护士们也在忙着找铺草，铺被子，准备收容伤员。

我去召集各所各连的政治协理员，指导员，支部书记，研究如何做好伤员中的政治工作和党内动员。

大家都在自己岗位上奔跑着，忙碌着。

不过，最忙的要算我们的老院长，他屁股后头跟着管理科长，采买员，老乡，轻伤员，警卫排长，他满头大汗，高声大嗓的跑东跑西，羊腿烟袋在手里挥来挥去，象是当年他指挥赤卫军跟白军作战一样的威风，果断。一会儿他派管理科长带着老乡的50头牲口去蟠龙运面运衣服，一会儿又派警卫排长去前沟后洼把各所长、连长、乡长、民兵队长找来开会，一会儿又动员轻伤员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警卫医院，他是我们一大家子的长辈呀！一千多口人的衣食住行，样样都得在他心里顾虑到，当他想到白天在各村检查病房设置情况时，他着了急，自言自语的叫了起来：

“唉呀！不好办呀！三十多个小村子才能安置500个伤员，如今命令我们收八百人，再加上已经有一百名伤员，千把口子人这窑洞不够呀！这可怎么办……”

人们都大眼瞪小眼的，为这件事作起难来。

蹲在窑洞门口的一个白胡子胖老汉站了起来，挤在老院

长的跟前说：“侯主席！用不着作难，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两家并在一家住，那愁没窑住，还能叫咱娃们受罪。”

窑里的老乡们都七嘴八舌的应合着：“对嘛！咱就这么办，两家并在一家住，侯主席你下命令好了。”

### 三、57号病房发生的事件

太阳从高山顶上刚一露出笑脸，蟠龙前线上的伤员，象流水一样的涌向医院来，小小的山村，一下子象锅里的热水沸腾了起来。

伤员入院登记处的院子里，摆满了伤员、民伕、毛驴。担架杆子象树林子一样的竖满了院子，伤员们有的躺在担架上呻吟着，有的坐在地上喝水，护士们给他们洗着沾满泥血的脸，有的却站在院子里叙述着蟠龙战役的作战经过，有的伤特别重的伤员，埋头躺在担架的被子里，还没来得及问清他的姓名，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已悄悄的死在路上，停止了呼吸。人，到处是人，到处都挤的满满的。

登记处的秘书，值班的医生和护士们，以最快的速度分组登记着，登记一批，就往各村各病房送一批，登记人员忙碌的只穿一件衬衣，头上还冒着汗珠，脸急的有些涨红，写字的手都有些发抖，但伤员多，一下是登记不完的，有些老乡沉不住气了，跑上来和登记人员发着脾气，“快点吧！伤员同志已经一天没吃饭了。”有的倔强的老汉，索性不登记就抬到窑洞里去了。

院子里没登记完，大路上、小道上、村口边，又有无数的伤员涌来，有走着来的、抬着来的、骑毛驴来的，还有的骑

着老黄牛慢慢走来的，在这又挤又乱的人群里，又夹杂着从蟠龙运被服、米面来的运输队，和从四面八方来送东西的老乡，你看吧！小伙子，婆姨，小孩子，推车的，担担的，手提的，牲口运的、送锅送碗的、送柴送米的、送猪羊的，送铺草的，什么都有。熙熙攘攘的乱成一团……

在忙乱登记的同时，前方又送来大批的被我军俘虏解放过来的敌军伤员，残暴的敌人，见他们的士兵负了伤，都丢下不管了，这些俘虏伤员们，那个样子真是狼狠不堪，他们焦黄的脸上流着污血，破旧的黄棉军衣上滚着泥水，已经有二三天水米不沾牙了，不少的俘虏伤员，他们过去不知受了多少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他们不知道到了解放军里是死是活，个个吓的呆头呆脑，浑身发抖，眼直挺挺的没个放处，可是也有些俘虏军官，流里流气，叼着纸烟，满不在乎的，嘴里还哼着下流的小调。

政治干事何满，一面给他们登记着，一面又向他们和气的讲着话：“解放过来的伤员弟兄们！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蒋介石叫你们替他卖命，你们受了伤，他也不管你们了，解放军是正义的，是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会优待你们，不要怕，登记的时候，干什么的，就说干什么的，不要说瞎话……”

我从入院登记处回来，心里惦念着侯院长，老汉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好睡了，累的他眼睛红肿，咳嗽的老病也发了。可是到处找，也没找到，我走进院长的办公室里，窑洞里站满了问话的老乡，院长不在家，院部的邢秘书在忙乱而又热情的招待着这些客人，有的老乡把个做饭的大锅也提到办公室里来啦，慌慌忙忙的喊着：“同志！你知道侯主席在哪？听说

他現在在這當院長，我們是王家溝的，村長叫我們給侯主席送來的。”一個老太太也熱呼呼的闖了進來，要把提來的百十個雞蛋交給侯主席，秘書又氣又笑，再三說，叫他們交到總務科去，這和交到侯主席手里一樣那裏有專人在收。可是老鄉們都不肯，好象不見侯主席的面就不放心。

“侯主席到那裏去啦？”我問秘書。

“早晨給他做了麵條，他說吃不下去，聽勤務員王德成說，騎着毛驢，到各連各村檢查傷員安插情況去啦！唉！真沒辦法，你攔他，他還跟你發脾氣哩！”秘書慢條斯理的跟我說着，忽然他象想起什麼大事：“郭政委！你看到小黃了沒有？她到處找你，急的都快要哭啦，剛剛走……”

黃健芝是我們醫院17歲的護士姑娘，一天到晚有說有笑，嘻嘻哈哈的天塌下來她都不發愁，孩子氣滿大，人都叫她“小黃毛丫頭”，她找我有什麼事？

沒一會小黃氣喘喘的跑來啦，黃黃的髮辮藏在軍帽裏頭，手里提着工作服，紅紅的臉蛋一下子變得青黃，閃動着兩只恐怖緊張的大眼，我一看就知道發生了事情。

“小黃，出了什麼事？”

小黃喘着氣說：“郭——政——委，快！——快，57號病房，打架！”

“誰打架？”

“兩個傷員打架，打的真厲害。”

“為什麼打架？”

“兩個傷員，早晨剛要到我的病房裏，傷都很重，都不能動的躺着，昏迷不醒，剛才兩個人一醒過來，沒說幾句話就

打起来了，打得可真凶，又哭又喊。”

“那究竟为什么呢？”我着急的問。

“为什么？那……我也說不太清，看样子一个是我軍伤员，一个是俘虏过来的伤员，听他俩的話里，在蟠龙他俩拚过刺刀，是仇人，流血可多……不知怎么搞的一起抬到咱們医院，又送到一个病房里，現在……”

我說：“好啦，不要說了，走，領我去看看。”

我跟着小黄飞快的跑到山坡上57号病房里，病房設在一家老乡的小窑窑里，窑洞很小，老乡見里面吵打，都扒在窑門口看着。在鋪着麦草的炕上，安置着两个重伤員，左边睡着一个穿着灰色軍衣的我軍伤员，右边睡着一个穿着破烂黄軍褲和一个很漂亮的美利坚皮夹克上衣的俘虏伤员，两个人的腿上、手上、头上都裹滿了綑帶，两个鋪位中間的炕上，摆滿了病房用品、飯食，和医院給他們新发的衣物，显然他們还没有吃飯、換衣。

一进門，我們就看見我軍那个伤员，正痛苦的側起他那高大的身子，两个瘡癢的手，握着一根棍子，用力敲打着坑沿，凶恨的罵着：“你說呀！你是不是？你不說，老子揍死你。”他那棕黄色的臉上，变得沒有一点血色，牙齿恨恨的咬着干裂的嘴唇，眼里滾动着沒有流出的热泪，憤怒而又怀疑的死死盯着这个穿美利坚皮夹克的人。

“老总！饒命吧！我，是我的不对……我什么也不知道。”穿皮夹克的人，有气无力的哀求着，他用恐怖惊吓的眼光，偷看着我們，渾身抖成一团，他也是一个人长大的个子，只是那瘦黄的身上，只剩下个骨头架子。象死人一样的臉上，深



深的眼窩里藏着一对可怕的眼睛。

我默默地站着，难堪的听着他們的对話，一时还找不出适当的話來說，老实說，我心里看到我軍那个伤员，那虎壮壮的小伙子，如今讓敌人的刺刀刺成那个样子，我憤恨敌人这样的凶殘，我为我們这些可爱的战士而难过着，可是，也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个穿美国皮夹克的人，除了憤恨之外，我觉得他也很可怜。

他們中間究竟發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軍那個傷員，見穿皮夾克的人，遲遲不好好回答，猛的又用癱瘓的手，側起了身子，用盡全身的微力，咬着牙，舉起了棍子，“拍”的打了過去，穿皮夾克人的瘦黃又可怕的臉上，立刻流出了鮮血，他痛苦的嚎叫起來。

一時我對我軍傷員這樣粗野和違犯俘虜政策的行動而生氣了，雖然他負了那麼重的傷。

“你為什麼打人，”我氣得嚴厲的訓斥起他來，小黃奪過他的棍子，又把他扶到鋪上。我又說：“你這樣做是錯誤的，醫院是不能允許的！”

“不允許？！”我軍傷員也對我氣憤的說：“你知道他是誰，不要叫他裝蒜，他是胡匪167旅特務營的營長，死心塌地的老牌軍統特務，他們的旅長李昆崗都被活捉了，他却不繳槍，殺死了我們多少人呀！我差一點也被他刺死。”

“老總，冤枉呀。我不是營長，我不是……”

“你不是？！你還狡猾，撒謊！你看你穿的那美國衣服就是記號。”我軍這個傷員愈想愈氣了，又一次的拚着全身力氣，支着受傷的身體，竟跌跌撞撞的爬了起來，猛撲過去，碰碎了盛飯的盆碗，雙手抓住了這個敵人營長的腦袋，用力的撕抓，等我和小黃很快的把他抱回鋪位去的時候，他可憐的“虛脫”了，已骨折了的腿，流出了片片的鮮血，血沾滿被子和鋪草。

“你究竟是什麼人？”我指着這個穿夾克的人問。

“長官老爺，我冤枉，我是167旅旅部特務營的二等兵，我不是營長，我不是。”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陈多……不，叫陈大田……”也许他吓坏了，还是有什么鬼名堂，为什么说到他的名字时，这样吞吞吐吐，有些狡猾，可是我又看到这件皮夹克和他穿的那破烂的黄裤很不相称，他究竟是什么人呢？怎样解决好呢？我忽然想起“隔离病房”，立即叫小黄去找值班护士长和担架员，把他抬出去，先安置在另一个病房里再说。

担架来了，当要把这个穿夹克的人，抬到另一个病房时，他以为是要活埋他，他哇哇的大哭起来，哀求而失望的眼睛流出了热泪，他拚命的喊着：“不能活埋我呀，我冤枉呀！死的冤枉呀！我不是营长！”小黄姑娘好心的给他解释着：“不要怕，不会怎么样你？给你换个病房，”说着，小黄的眼圈也红了起来。

我那个伤员慢慢的又清醒过来，见我们不但没有马上处理这个营长，相反的又安置在别的病房里，他实在忍不住了，小黄给他端去的热水，他一下子把杯子打在地下，急燥的发着火：“你们！你们是什么医院，是蒋介石的医院，……我请你们把这里的党的支部书记找来。”

小黄指着我说：“这就是我们郭政委，他就是医院的党委书记。”

伤员用愤恨的眼光鄙视着我：“你呀！你的立场到哪里去了？你不配是个……是个共产党……”他又昏迷过去了，血已流的湿了被子，我赶忙叫担架员抬到周大姐的手术室里去。

两个伤员都走了，我的心沉重得象压着千斤万担，脑子里错综复杂的翻腾着，我咬着嘴唇，抑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